



【明慧网】六年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

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大量详实的证据和严谨而周密的推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制掠夺器官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

二零零九年，两位调查员将五十二类证据集结成书发表了《血腥的器官摘取》。

二零一二年七月，另一本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发行。《国有器官》一书汇集了十二名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的专家的文章，包括五名医生，一名医药伦理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从国会听证到联合国人权会议聚焦

九月十二日下午，美国国会举办听证会，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除器官做听证，这是继二零零六年后的第二次听证会。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讨论的是“正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最邪恶的罪行”。

九月十八日，全球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首席代表帕克博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二十一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上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这一指控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引起各国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注。

瑞士国会议员 Mauro Poggia 先生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公开要求：“对中共凶残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必须全面揭露，联合国必须立即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并进行调查，坚决惩处那些首恶罪犯。”

更多证据浮出水面：从活

水落石出终有日

惊天黑幕在揭开

介贩卖器官的黑幕，此文被中国新浪网、法新社等媒

体广泛转载。

《财经》文章称，被中国公安起诉的案卷中称郑伟贩卖的活摘器官的相关“死刑犯器官捐赠文件”、“亲属之间活体器官捐赠文件”都是伪造的。

根据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通过伪造“死刑判决书”和伪造“捐献证明”，这五十一颗肾脏被顺利植入

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活体器官的产业链是在中共打压政策的纵容和扶持下发生的。从一九九九年到现在中国最大的受迫害群体就是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甚至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对施害者来说，就成了最方便和安全的器官来源。

网在收 罪恶链条上的每个罪犯都会被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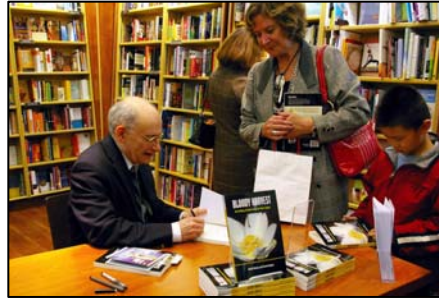
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周永康、江泽民这个从下到上犯罪链条的清晰的一一呈现，施害者的一一曝光，让这一反人类罪恶更加真实和具体。

近日北京消息人士称，薄熙来涉嫌更多重罪，有些不可想象，不排除死刑的可能性。试问，还有什么比谋反、贪赃枉法、故意杀人还不可想象的罪恶呢？郭君女士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证实：“中国最早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在中国大连，薄熙来时任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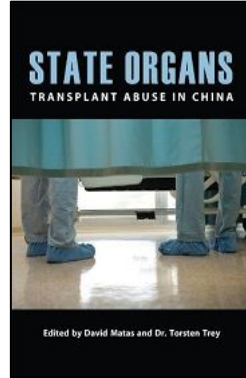
据《大纪元》报导，在建立人体器官库、买卖人体及器官、出口人体运作、与罗干和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联络、海内外公关宣传、资产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师、熟悉国际贸易和法律的谷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

恶人终难逃恶果。王立军被判十五年徒刑、谷开来被判死刑缓期二年、薄熙来也面临重判。周永康和江泽民之流离被公审的日子还远吗？

文/钟延◇



左图：大卫·麦塔斯为读者签名



右图：新书《国有器官》封面

摘现场到伪造的“捐献证明”

尽管中共一再否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近年来，突破中共封锁传出来的直接和间接证据，不断的加强当初加拿大两位调查员得出的结论。

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立军的活体解剖、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一个是国内媒体曝光的伪造“器官捐赠证明”案件。

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王立军担任辽宁省锦州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期间，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

一个没有医学专业的公安局局长做器官移植研究，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还谈到“晋阳秘书长为首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所有同仁，多次到研究中心考察……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见证了“器官受体移植”。

王立军还在颁奖大会上承认，他们的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的。他无意中说“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也就是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

中国《财经》杂志今年九月十日在题为《非法买卖 51 颗肾脏背后：器官由三甲医院洗白》的文章中，详细披露了一个叫郑伟的肾脏器官中

昔日胃癌患者

今日不老神话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三岁，一般来说女人到这个年龄脸色会变得发灰发暗、皮肤发干没有光泽，动作也会变得迟缓呈现老年态。而红光满面的我没有这些现象。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都说我年轻，几年没见面的同事、同学都说：你咋不老呢？同龄的丈夫不敢和我一起照镜子，说自己太老了，和我在一起不配。上街办事、购物，连我二十几岁身强力壮的儿子都走不过我，经常是他先喊累，我这还没咋样呢。我在给世人讲真相时，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好功法，不但做好人思想境界高，而且身体无病一身轻，人会显的年轻，当我报出年龄时他们都会很惊讶说不象这么大岁数，因此明真相的人也很多。

可谁又想到，现在年轻健康的我，过去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病包子”：冠心病、脑动脉硬化、气管炎、风湿关节炎、脑供血不足、神经官能症等二十多种疾病，整天药不离身，脸色蜡黄，眉头紧皱，一脸的愁苦相。那时我到处寻医问药，西药不行换中药，一锅一锅的熬汤药喝，几年下来，病不但没好，药物的副作用使我的身体越来越糟，只好

恨从哪来？

在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二百五十七页，法轮功创始人原话是“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哪，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而在中共电视上被剪辑成“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医院治不了病”。

中共素有造假传统，需要斗地主，就写出了万恶黄世仁，据调查，杨白劳是因赌债自杀，黄还收留了他的孤儿。刘文彩是假的，收租院和水牢根本不存在；高玉宝写的周扒皮是假的，周家后人探查出，高从未给周家打工，半夜鸡叫不合逻辑，天黑铲地，会误把苗铲了。但这些造假，一方面对当事人及后人造成名誉伤害和现实迫害；一方面误导了几代人对地主的偏见与仇恨情结。

静心想一下，也许您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是从中共的仇恨宣传中来。◇



历史图片：1996年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法轮功

拖着个疲惫痛苦的病身子勉强活着。

屋漏偏遭连夜雨，一九九三年，我胃部不适，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癌。病体的痛苦使我心情压抑，脾气极差，沾火就着。胃病一天天加重，医生说非得做手术，需要一大笔费用，使我实在没有信心再治下去了。

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我开始修

炼了法轮功。神奇的是，修炼后病很快全都好了。人们再也看不到我“倒腾药”了，也听不见我絮絮叨叨的说病了，简直象换了个人似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病一身轻的我，更是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整天乐呵呵的无忧无虑。◇

蛮不讲理的丈夫 变了

【明慧网】我丈夫以前一天喝三顿酒，喝多了就打我，骂我。有一年过年，他在婆婆家喝多了，竟然连婆婆都打。平时他也蛮不讲理，过马路不看，要车给他让路。

我修炼法轮功后，知道法轮功能使人变好，也让他学，他不学。但丈夫亲眼见证了我修炼后的变化：二十多年的低血压、腿关节痛、手腕痛、肾炎、慢性肠炎、慢性角膜炎、心率过速、失眠多梦等都不治而愈。我也经常在家里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针对性地给他读《转法轮》，如：“人在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就会损德。怎么损呢？当这个人骂别人的时候，他觉的占了便宜，出了气了。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作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你不失，要强制你失。谁起这个作用？就是宇宙这个特性起这个作用，所以你光想得不行。”

他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渐渐地也有了变化。当时我家住平房，冬天很冷。很多邻居都偷电取暖，也来教我家偷电。丈夫说：“不能偷，听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要守德，人要没有

德，啥也不会有。”

这之后，有一次他过马路被摩托车撞倒了，把他刚买的两个炸鸡摔翻在地上。车主要领他去医院看病，他说：“没事，你走吧。”警察看见了，把车主的驾照没收了，对丈夫说：“这么大的年纪，都撞成这样了还让他走呀？把通讯地址记上吧，以后身体出毛病好找他。”丈夫说“不用了，没事”就回家了。到家后给我讲了这事，我说，你动了善念，原谅了那人，所以被撞了也啥事儿没有。是李洪志师父保护了你，这是炼功人才能做得到的。他说：我不炼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哪！

二零零三年，丈夫关节痛，用最好的药贴也不好使，后来又添了咳嗽。我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自从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的病就好了，一身轻。直到现在他见到亲朋好友、有病的人，他就讲自己的神奇经历，还拿真相小册子给他们看。

从一九九五年我修炼法轮功到现在，他再没打过我，还让父母和我们一起生活，非常孝顺。（文/沈阳法轮功学员）◇

曝光沈阳市看守所警察恶行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沈阳市看守所就成了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凡是沈阳市内及各郊区县的被非法抓捕的女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劳教、判刑前，都被劫持在这个黑窝里。十三年来，已有数不清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先后关押于沈阳市看守所，有的被迫害致死。

沈阳市看守所，也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原址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王士村，已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迁到沈阳市于洪区造化镇高力村。以所长李绍德（已调离）、副所长郭宝安、政委何冬宁、三监区大队长王双元、徐艳为首的警察和层层狱警经常唆使犯人做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有：殴打、给绝食抵制迫害的学员灌浓盐水、罚坐老虎凳、药物摧残、经济压榨等。二零零六年八月，沈阳三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温英欣，在沈阳市看守所关押九天后被迫害致死。

新址的沈阳市看守所较偏僻，南面紧邻造化监狱，东部和北部是蔬菜大棚和农田，大门偏西，门前是一条乡村公路（造小线，造化镇至小三家子村），公路对面是一大片稻田地。公路向北不远就是高力村。沈阳市看守所的主楼主体高三层，灰白色的建筑，上面有三个蓝色的圆顶，类似欧洲建筑，由于四周都是大地，从很远处就可以看到三个蓝色的圆顶。主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面积，是数栋监区，这些监区都被三层主楼遮掩住了，从外面几乎看不到。

温英欣被非法关押九天即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温英欣（图）因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大东区公安分局绑架，非法关押进沈阳市看守所。九天后八月十六日，温英欣即被迫害致死，遗体上有伤。沈阳市看守所称：“温英欣是肾衰竭死亡”，温英欣的遗体被警察监管。

温英欣原本身体健康，体重一百二十多斤，一个年仅三十四岁的健康



沈阳市看守所

人怎么在九天之内就“肾衰竭”了？

温英欣被迫害致死，沈阳市看守所、大东公安分局小北派出所等罪责难逃。

野蛮灌食

对于反迫害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狱警就采取“野蛮灌食”的方法折磨。

二零零零年九月，沈阳市辽中县大法学员史玉兰（女，四十六岁，已含冤离世）在沈阳市看守所，绝食抵制迫害，遭到野蛮灌食。恶警指使四、五名普犯按着，其中一王姓管教还打史玉兰嘴巴子，狱医强行拿着粗管子经鼻孔插入胃部，灌浓盐水掺玉米糊，被迫害得吐血、便血。后送入医院继续强行灌食迫害十九天。非法关押两个月后，史玉兰被送入沈阳市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康平县法轮功学员齐向儒在沈阳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六个多月，绝食六十八天，这期间警察将齐向儒绑在死人床上强制灌食，他们灌食不是怕她有生命危险，而是为了折磨她，有一次灌食她呼吸困难，甚至要窒息了，这时旁边穿白大褂的人还说：“没事，你看她脸色有红是白的，灌！”齐向儒被折磨得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多斤降到八十多斤，身体极度虚弱。

仅举上述两例，这些年不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经历过这种迫害。

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志，现年五十一岁，因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屡遭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沈阳市和平区分局警察闯入刘志家中将她绑架。在沈阳市看守所，刘志抵制迫害，讲法轮大法好真相，被恶警强制铐在“死人床”四十多天，大小便

都不开铐，并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刘志被迫害的浑身抽搐。

此后，沈阳市“六一零”、公、检、法等部门阻止两位北京律师为刘志做无罪辩护，将刘志非法判刑四年。

电棍电击与暴力殴打

沈阳市看守所利用各种办法对法轮功学员洗脑与酷刑迫害，原沈阳市看守所三监区女监区队长徐艳（女，三、四十岁），亲自提着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

已经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的职工，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高蓉蓉被绑架到沈阳市看守所。以下是高蓉蓉的自述：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在沈阳市看守所“过渡房”（关押新来人员的房间）喊“大法好”和一些真相内容，被警察拉出来戴上“背铐”，按到走廊大厅地上，四个警察用四根电棍电击我，一根电棍专电嘴，之后我被抬到“已决房”（关押已被判决者的房间），一路上被一警察不断重踢，造成身体大面积黑紫色瘀伤。大队长徐艳又拿电棍电我的嘴。我被戴上脚镣，定位在地板的铁环上。我的手被手铐卡破，流很多血，滴滴答答往下淌，房里的犯人吓坏了。

二零零三年六月末，我因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被下鼻管灌食，灌掺了大量咸盐的苞米面粥，直灌得不能再灌、造成我窒息。拔出管子后，我的头部痛得象裂开似的，并立即上吐下泻。每次灌食还要扣五十元钱。”

沈阳法轮功学员张清华，二零零八年被沈阳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张清华在看守所拒穿红马甲、喊法轮大法好，管教警察一起上来三人连踢带打，踩（转第4版）



酷刑演示：打毒针

【明慧网】一位名为“风清扬”的年轻网友曾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的网文，文中写到：“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一时无从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我只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

“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他。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

“风清扬”在文中反思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洗脑的。他说：“当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被人在脑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后，心中极度不安”，他说，

走出红墙

自己一直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对待法轮功，其实等于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所以最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深深歉意。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它直接把诬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写入课本，致使在法轮功真相广为人知的今天，还有很多青少年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和敌视。

其实人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环境中，这真的很难。但是只要您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信息，去读一读在大陆已经广泛流传的《九评共产党》，点击一下安全快捷的翻墙软件，您就会走出那堵红墙，看到那个本应该属于您的真实世界。◇

图为央视天安门自焚伪案镜头：王进东的全身都烧黑了，两腿间的盛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竟然在大火中完好无损。

（接第3版）脖子，双手反背在身后，打人的管教人员都是受过训练的。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杨淑卿和女儿李方芳于二零零八年被绑架，在沈阳市看守所，杨淑卿、李方芳继续向警察和关押人员讲法轮功真相。李方芳喊“法轮大法好”、脱号服、炼功，狱警就指使犯人打骂、折磨她。

一天，李方芳脱掉号服时，两名犯人将其腰部踢致骨折，腰部一侧骨头凸起，半个多月无法直起，其后一年的时间中，还偶有阵痛。她要求上医院检查，管教敷衍了事。

另一次，李方芳脱掉号服，犯人头号长和两犯人按住她大打出手，两犯人狠命击打李方芳的头部、颈部长达十几分钟，旁边的犯人都担心会把她打死，吓得要命。

超期羁押与拒绝家属会见

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沈阳市看守所根本就不讲法律，是名符其实的

专政工具，超期羁押是经常发生的事。一到恶党的敏感日，法轮功学员都会被超期羁押。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进沈阳市看守所后，就失去了和家人见面的机会，狱警拒绝家属探视。

经济勒索

看看沈阳市看守所零八年三月份物品价格，就知道法轮功学员受到怎样的经济勒索与敲诈了，腐乳一瓶二十元；肘子一个八十元；苹果一箱二百四十元；香蕉一箱三百元。其它食品都比市价高出几倍。◇



左图：现任沈阳市看守所所长郑昱

中图：原沈阳市看守所所长李绍德

右图：沈阳市看守所女警察赵延玲

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命于上级”的执行者，不承担责任。其实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条作为问责条款，斩断了国家公职人员执行中共的违法决定（或者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

其实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的本身，就为“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如果追究起来，那些幕后的人根本不会承认是他们领导、命令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最后的证据，就是“一线人员”错误运用法律，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然后其党再叫嚣，这些一线执法人员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给“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云云。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可能没有想到，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早就把他们当成了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

沈阳潘友发家属要人遭推诿

十月六日，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潘友发的家属到新民市西北街派出所要人，所长苏华林（男，约五十岁）承认潘友发又被送回了新民，他一会推脱责任，一会又声称“炼法轮功比杀人都严重”、“是枪毙还是怎样，回家等信儿吧。”家属向苏华林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迫害事件已在国际曝光等情况，苏华林说：“千万不要到处乱找。等二十多天有消息了，我找你们。”并以“上次要放人，你们来晚了”为借口，欺骗家属（九月二十八日欺骗家属交了一千元“押金”）。

事后，家属到市内公安部门查询，警察告诉说：“如果真想放人，根本不存在来晚的问题，我们是二十四小时轮岗，还有半夜放人的呢。”

家属十月六日对此事质问所长苏华林，他不语。家属表示会坚持每天要人，直到潘友发回来。◇

『执行公务』无法避免法律责任